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一二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一

自菴類纂

錫山安國重刊

序

程氏東坡詩譜序

譜三百五篇詩自鄭氏不盡用鄭譜而又別爲譜自國朝歐陽氏考世次以定先後審正變以觀治忽譜之作不但爲詩而已抑亦當代之編年也自文章之盛而百家之傳有總集有別集大皆有後先之序杜少號所爲號詩史者以其不特模寫物象凡一代興替之變寓焉前之爲譜者有呂氏後之爲譜者有蔡氏所以忠於少陵者

多矣然自除官至險南後事尚多疏漏其卒也或謂在耒陽或謂在岳陽或謂當末秦之二年或謂在大曆之五年自新舊史列傳以逮二家之編年俱不能定于一則其轉徙之靡常本末之無序當有未易考者詩譜之作殆非易事也文忠蘇公之詩其世雖近而易考其詩則博而難究公之里人程子益以謙既爲之譜又舉其一時之唱和與公之追和前人後人之追和於公者皆參列而互陳之譜之作不知眎二家爲何如然以數百年之酬唱會粹成編亦譜少陵者所未及也或曰唱酬之用韻當少陵時未知其有亡也烏得而譜余曰不然賡歌

答賦其源尚矣下逮顏謝各有和章見于
集雖聲韻不必皆同然更唱迭和具有次
第逮唐人始工於用韻韓退之和皇甫持
正陸渾山火張籍和刘長卿餘十旅舍劉
白和元微之春深題二十篇蓋同出一韻
少陵之有無此例誠不得而知然其集中
有酬李都督冠侍御章韻州等篇既謂之
酬豈無得唱集所不錄姑置勿論如高常
侍岑補闕乃少陵之所納交者嚴鄭公又
少陵所依者而補闕寄少陵之詩見於集
者一常侍鄭公所與少陵之詩見於集者
三何其微也呂蔡固不以唱酬具載爲例
設因事而併識之如賈舍人早朝詩與和

者三人皆在豈不益詳且盡哉矧惟文忠公之詩益不徒作莫非感於興衰治亂之變非若唐人家花車斜之詩競爲庾薛險韻以相勝爲工也永歌嘆美之詞閎挺而不浮隱諷譎諫之詞詭實而不對而又所與交者皆一代之聞人千載而下誦其詩者不必身履熙豐祐聖之變而識世道之升降不待周旋於熙豐祐聖諸公而得人品之邪正茲又有出於譜之外者余固因子益之譜而重有感也子益之祖嘗爲柱下史勸講金華益又公之外家其孝遠有端緒云

學小之書後序

天命流行而人得之以爲健順五常之性
堯舜至塗之人一也至於氣質之昏明強
弱則不能皆齊苟知所以學問思辨而力
加澄治之功則雖柔必強引而至於堯舜
可也人惟不然於是始不能與天地相似
而耳目口鼻四支之性乃有梏於物欲而
爲天理之害者矣聖人有憂之旣爲之設
司徒典樂之官而王宮國都家塾術序莫
不有學則周爲詳自八歲入小學教之以
洒掃應對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建十有
五而入大學則進乎明德新民以至於至善
本乎致知格物以極於治國平天下蓋自
天子之元子眾子公公侯卿大夫士之適

子以至國之俊選皆與今見之禮經者即其書而吾夫子之所至志志此者也大學之書獨倚而小學顧不見於世晦安朱先生憫其闕遺取其法之於今可行者補之始乎立教次明倫次敬身次稽古而又取昔之嘉以廣之善行以實之其義密矣東南多善本蜀惟夔利有之余嘗病寒鄉晚學或不能盡見思於鐙板以廣其傳會憂患不果潼川于君巽仲由臨邛郡懷攝蒲江令一日過余從容語及學乃請此刻書而屬余識其末或以聞於余曰何哉所謂小學者今方以大孝之不明爲憂而子奚是之問曰學無大小焉道則以今之志士於

此者鮮矣蓋有之矣而輕俊自喜者無篤志近思之實雜施不孫者有凌節躡等之病此無他不由乎小學故無涵養本源焉而致知力行之地匪矜小慧以揣摩影響則虛無濫遁而汎然無所存主其弊皆將侵二如旅之無歸然則是不幾於愛桐梓而不思拱把之養惡牛山之濯濯而不護萌孽之生雖有存焉者寡矣由小以至大是乃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而子惑之且子過矣遂併識篇末以自警云

坐忘居士房公文集序

古之學者自孝弟謹信汎愛親仁先立乎其本迨其有餘力也從事於孝文文云者

亦非若後世譁然後衆取寵之文也遊於
藝以趣博其趣多識前言徃行以蓄其得
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故言根於有德而辭
所以立誠先儒所謂篤其實而藝者書之
蓋非有意於爲文也後之人稍涉文藝則
沾之自喜玩心於華藻以爲天下之美盡
在於是而本之則無終於小技而已矣然
則雖充厨盈几君子奚貴焉坐忘居士房
君蜀之儒先生也讀孔孟書超然有見謂
窮性之道不外乎一心於是澄思靜慮而
求其自得者嘗遊膠庠友當世英俊異以
廣其見聞晚得一官簿書會計未足以究
其蘊也亦未嘗有嘆老嗟卑之意余雖生

晚不及聞其詳矣而少竊有慕於葵軒張氏之孝嘗論其書其間有與居往來書尺深有取於君之篤孝質行至謂其求之遺經按乎流俗謂其剝去華飾將食其實謂其白首守道凜然如霜松雪竹至死無勸以葵軒之所予者若是嗚呼君之學其亦異乎世俗之學者矣取後余守廣漢君之孫興卿來為征官一日盡出公所為文曰昌元守晁公將以銀諸梓予盍為我冠其篇首余再拜受興始得以孰復展玩其為詩婉而不媚達而不肆心氣和平而無寒苦淺蒞之態其為他文率典實据正嗚呼是所謂有本者儒如是而豈後世末學小

技譁衆取寵者之云乎檢編太息因附其說冀以自儆焉耳

呂氏讀詩記後序

余昔東遊聞諸友朋曰東萊呂公嘗讀書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若凝然以思由是雖於僮僕間亦未嘗有厲声疾呼是知前輩講學大要惟在切已省察以克其偏非以資口耳也蓋不寧惟是今觀其所編讀詩記於其處人道之常者固有以得其性情之正其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則又不待言而知至於處乎人之不幸者其言發於憂思怨哀之中則必有以考其情性參摠衆說凡以厚於美化者尤切之致

意焉姑以一義言之考槃小宛臣之不得
於其君者也曰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曰明
發不寐有懷二人小弁凱風子之不得於
其親也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曰母氏聖
善我無令人燕燕谷風婦之不得於其夫
也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曰不念昔者伊
余來暨終風之子謔浪笑傲而母曰莫往
莫來悠悠我思柝舟之兄弟不可以據而
不遇者則曰靜之言思之不能奮飛何人
斯之友其心孔難而遭說者則曰及爾如
貫諒不我知嗚呼其忠厚和平優柔肫切
愍而不怒也其時人輕約責已重周仁而
不伎也蓋不曰是亦不可以已也是不殆

於棄言也。凡以天理民彝自有不可者。吾知盡吾分焉耳矣。使其由此悔悟幡然。惟善道之歸。則固我所欲也。不我以也。我固若是小丈夫哉。悻悻然忿忮鄙恪發於詞色。去之惟恐不亟也。雖然是特詩中一義耳。而是義也。觸類而長之。又不止是。今東萊於此。皆已反覆究圖。所以爲孝者。求端用力之要。深切著明已矣。誠能味其所以言而有以反求諸已。如荀卿氏所謂爲其人以思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者。殆將怡然泮然以盡得於興觀羣怨之旨。而歆動鼓舞有不能已已者矣。某非能之方。將願學因眉山賀春卿欲刊此書以廣其傳而屬

余叙之姑以所聞見識謂未自今或有進焉則斯序也猶在所削

三洪制藁序

北門掌書內命最號清切自入國朝選授尤靳有父子爲之如饒陽之李項城之梁溫陵之蘇成都之范者矣亦有兄弟爲之如燕山之竇肥鄉之李閬中之陳雍立之米建安之吳真定之韓眉山之蘇南豐之曾莆田之蔡成都之宇文者矣亦有父子兄弟並爲之如吳越之錢者矣而俱未有一翁三季如番陽洪氏之盛者也中興以來學士之再入者十有六人而洪氏之兄弟與焉自紹聖立宏博科汔于淳熙之季

所得不下七十人而至宰執至翰苑者僅三十人洪氏之兄弟又與焉嗚呼何其盛與故人之稱洪氏者不以詞章則以記覽不以名位則以科目孰知其一心之傳上通於天固有以敷遺子孫者與方文惠支安聯登殊科時忠宣公尚留朔方高皇帝顧謂宰臣曰父在遠子能自力忠義報也他日宰輔以慈寧將有來期入賀又曰洪某二字子竝中詞科亦其忠孝之報士大失苟能崇尚節義天必祐之又他日文惠拜僉書樞密高皇帝復謂卿父精忠古今所無今卿兄弟相繼入輔此天報也大哉王言其諸異乎人之所以稱洪氏者與忠

宣公半世異域卧與節旌濱于九死僅得
生還乃又爲人主極陳時事連杜權相最
後言及山陽諭降之檄而竄移厲土固兆
於此嵐瘴之興居凡九年以汜權相之卒
則公固不及見矣德隆位細人爲公弗嫌
也而不知公所以遺後則固在此而不在
彼是心也惟人主知之惟后帝顧享之詩
不云乎昊天日明及爾出王昊天日旦及
爾游衍人心幾微之頃睹聞之所弗旣天
寔臨之又云乎其嗣維何天被爾祿嗣
之賢不肖祿之有久近皆天地也夫豈人
力所能致者而人之以詞章記賢覽各位
科目爲洪氏之盛者是知其小而遺其大

見以人而不見以天也洪氏之孫偲將以
其三祖制藁刻諸健爲郡齋而屬了翁爲
之序竊惟三先生之言行有銘有誄有家
有卹章有奉常之謚有史氏之策藐然陋
儒敢贅有稱述用對敷高皇之丕顯休命
以推本其忠孝之傳爲萬世訓文惠公內
外制凡十四卷文安公二十卷文敏公二
十八卷

黃侍郎定勝堂文集序

竊惟孝皇帝神睿英武獨宰萬機一時在
服之士不由左右之助率以宗論鉉議自
結主知佔畢陋生拘攣固滯既不足以佐
下風而其間休迫之徒迎合詆謾者亦往